

· 外国文艺 · 内部资料 ·

摘译



3.11
2

5

1975 · ZHAIYI ·

摘 译

(外国文艺)

1975年第5期(总第16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 字数 114,000

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499 定价: 0.39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妄图以小资产阶级人性论歪曲革命作家的形象 ——批判胜山俊介著电影剧本《小林多喜二》 ……日共(左派)机关报《人民之星》	(3)
小林多喜二 (电影剧本)	(11)
资料: 小林多喜二简介	(91)
少年和鸽子 (短篇小说)	(92)
和子死后 (短篇小说)	(110)

编者的话

这一期发表了日修的几篇作品：胜山俊介的电影剧本《小林多喜二》和短篇小说《少年和鸽子》、《和子死后》。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宣扬了宫本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并美化日修的头目们。

一九七三年，宫本集团以“纪念多喜二牺牲四十周年”为名，炮制了电影《小林多喜二》。这部电影名义上是为小林多喜二立传，实际上则是为宫本修正主义集团歌功颂德。所以它一出笼就受到了日共（左派）的批判。批判者指出，这部电影的主要问题是：（一）用小资产阶级的庸人观点严重歪曲了小林多喜二的形象，特别否定了小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世界观转变和飞跃。（二）影片一味渲染小林受刑的残酷场面，而不去表现小林的无产阶级革命气概，目的是要反对革命，鼓吹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三）把小林多喜二的成长归功于宫本集团，借此为日修统治集团涂脂抹粉并为他们战后的叛变行为辩护。日修对小林多喜二的这种“纪念”，使我们想起当年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祝贺列甫·托尔斯泰的八十寿辰的情况。当时，全俄自由派报刊登满了对托尔斯泰的祝贺文字，看起来十分热情。但是列宁却一眼看穿了他们的把戏。列宁指出：“其实，有关这位‘伟大的寻神者’的那种故意装腔作势的言论和冠冕堂皇的空谈不过是十足的虚伪，因为俄国的自由派既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上帝，也不赞成托尔斯泰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他们攀附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是为了扮演

全民反对派领袖的角色。”这段话用来揭露日修对小林多喜二的“纪念”真是最合适不过了。

为了使读者了解日共(左派)对电影《小林多喜二》的批判，我们翻译了日共(左派)机关报《人民之星》上的一篇批判文章，登载在电影剧本《小林多喜二》的前面。

短篇小说《少年和鸽子》与《和子死后》，是日修为纪念党成立五十周年而举办的“征文活动”的入选作品。为什么选中这两篇？日修中央委员会常任干部委员藏原惟人说：因为“《少年和鸽子》是描写少年的成长和对共产党父亲的真挚爱情，以及批判现代社会教育的好作品。《和子死后》则是以关心孩子的成长为主题，生动地描绘了中学教师繁忙的日常生活”。这种说法完全不可信。这两篇作品入选的真正原因在于它们通过两个青少年的不同道路，肯定和歌颂了日修的政治路线。两篇小说的共同主题是反对革命、提倡忍耐和挣扎。《少年和鸽子》正面表述了这一主题。少年主人公偶“成长”的主要标志就在于他觉悟到“自古以来，人类也罢，动物也罢，一直就是这样挣扎过来的”，因此要能够忍受苦难。他对“共产党父亲”的爱以及对日修旗帜的爱，都是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和子死后》从反面表达了相同的主题。少女和子本来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中学生。可是渐渐地，她却变得孤独而绝望，最后竟自杀了。和子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源在哪里？作者说，在于她对革命产生了急躁情绪，并因此对日修路线产生了不满和背离。偶与和子就是这样两个形象：一个越来越投进日修的怀抱，他“成长”了；一个越来越远离日修，她毁灭了。官本集团企图通过这两个青少年的形象宣扬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诱骗广大日本青少年投入它的怀抱。

妄图以小资产阶级人性论 歪曲革命作家的形象

——批判胜山俊介著电影剧本《小林多喜二》

作者：K

载于日共(左派)机关报《人民之星》1973年12月7日

官本修正主义集团，正在计划摄制电影《小林多喜二》。据说，将由今井正导演，由山本奎扮演多喜二。胜山俊介的电影剧本《小林多喜二》已在《文化评论》十一月号上发表了。电影预定年内开拍，明年二月二十日放映。官本集团在通过话剧《早春之赋》极力歪曲多喜二的形象之后，仍不肯罢休，还要继续干这种反革命勾当。对此，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官本集团在影片中是如何描写多喜二形象的呢？我们有必要根据电影剧本来揭露批判他们的恶毒阴谋。

胜山俊介的电影剧本《小林多喜二》，从多喜二在街上接头时被捕，遭到特务们拷打而被惨杀的场面开始。

最后一场是这样的：

“红花扩大，展现在整个画面，以重叠摄影的方式，出现小樽市旭展望台上的小林多喜二文学纪念碑。

聚集在山岗上的男女青年们，把手里的花束献给纪念碑前。

石竹、郁金香、红玫瑰、杜鹃等，各种色彩的红花，十分和谐，鲜艳夺

目。

围满了红花、围满了现代男女青年们的小林多喜二的浮雕铜像，永远放射出青春的光辉，俯视着故乡小樽的市街，俯视着蓝色的海洋——。夕阳映照着重满红花的纪念碑。”

影片一共由一百七十九场组成，顺着“讲述员”的“讲述”展开故事情节。这个男讲述员是“贯串全片的重要人物”，“不单是歌手或吉他演奏者，而且是有关小林多喜二事迹的讲述者”，“而且，他不仅仅是把故事情节告诉观众的讲述者，也可以说是观众的对话者”——剧本作了这样的说明。

胜山说，在写作这部剧本时，他参阅了多喜二的各种作品，手塚英孝写的传记《小林多喜二》，以及其他资料。

的确，他写的是真人真事，不是虚构。这部影片不是故事片，而是传记片。可是，在描述真人真事的时候，从大量事实中选取什么，怎样把它们组织起来——在这一点上，作者的世界观、立场就要暴露出来，并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尽管不是虚构，而是根据事实写的，也会塑造出不同的多喜二形象。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讲述员对官本集团来说，无疑是“重要人物”，他是官本集团的代言人。对多喜二进行“解说”、“解释”，歪曲多喜二的形象——这就是这个“讲述员”的作用。

事实与真实

剧本的前半部大约六十场，是依据多喜二的作品和传记，描述多喜二的成长、和朋友们的来往、专心致志于文学的情况等。

多喜二一面在伯父的面包厂干活，一面上商业学校。

第 25 场 小面包厂

工长的长柄竹板飞过来，掉在水泥地上。

工长：“你这个吃闲饭的！”

少年：“你要干什么？！”

工长：“不干什么！你这个吃闲饭的，要识相一点！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上班！”

第 26 场

十三岁的小林多喜二走在坡上。远处展现着小樽市街。

这时，加进了“讲述”：“这种境遇，使咱们的小林多喜二心情多少受到压抑，但是他没有屈服于逆境。”

还有这样的场面：多喜二在他工作的银行里阅报、做记号；有两个女职员帮他剪下来，贴在剪报簿上。

这时，又有一段讲述：“后来，多喜二着手写作著名的《蟹工船》时，就是她们从银行所订的报纸上，剪下必要的资料供给他的。”

第 46 场

织田：（放低声音）“小林先生，分行主任来了。当心点……”

多喜二：“……”（以眼神表示谢意……连忙把银行的账簿搁在笔记本的稿子上，翻阅）

分行主任从他们俩旁边走过。

织田：（等主任走过后）“今天晚上，我再给你誊清吧。”

多喜二：“实在对不起。”

多喜二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一本笔记本，递给织田。织田伸手接簿子时，无意中两人的手相碰。

织田不觉脸红起来。

第 50 场

走进“山木菜馆”，只见十七岁的美丽少女田口冴子坐在几个女招待当中。多喜二跟在朋友们的后面进来。冴子抬头注视多喜二。

讲述：“青年小林多喜二是这样遇见他终生的爱人的。”

对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多喜二，大致上就是这样描写的。突出多喜二和田口冴子的恋爱，说她是他“终生的爱人”——这种倾向和《早春之赋》如出一辙：多喜二也是人，何况是年轻人嘛，难免发生恋爱的。总之，在他们的描述中流露着这种味道——多喜二也不过是多情善感的文学青年嘛。当然，我并不反对描写多喜二的恋爱。

我是说，当我们全面地塑造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形象时，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应该强调什么。

胜山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交织着恋爱问题，来描写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多喜二。描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的多喜二，也同样如此。小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软绵绵的情调贯穿着全片。

否定飞跃

在剧本中，只能看到多喜二的量变（如讲述中有“成了无产阶级作家”或是“入党”等词句），而看不到生动、具体的质变和飞跃。

关于多喜二改造世界观和转变立场的问题，作者完全回避了。

然而，描写多喜二时，最重要、最动人的正是这一点。世界观的改造是个根本的问题，多喜二亲身投入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彻底改造自己的过程，以及从小资

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飞跃而成为革命家、革命作家的过程，是极其动人的。

要描写多喜二，就必须描写这个飞跃和发生飞跃后的多喜二。至于在这以前的多喜二的形象，只用来衬托飞跃后的多喜二的形象就足够了。

可是，胜山的剧本，只是写了多喜二的单纯的量变。这是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点。

谈到马克思，就说“回复到初期的马克思”，强调创立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提起列宁，就说“回复到马克思”，而不承认列宁主义的阶段。说起毛泽东，就抬出马克思、列宁，而要否定毛泽东。讲到多喜二，就要强调还是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时期的多喜二。

任何一个大人都有象爬行娃娃似的婴儿时的照片，同样，任何卓越的革命家、革命作家，都有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以前的面貌，那并不是什么耻辱。可是，如果要搬出这个爬行娃娃的照片来强调说：“这就是多喜二”，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反对。而官本集团却正是使用这种手段的惯犯。

从前，以为写小说不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多喜二，到了一九二七年，就埋头研究《资本论》，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了。

多喜二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讲述员”却这样说明：“他以他特有的热情和努力，开始学习社会科学”，偷偷地用“社会科学”这个名词，代替了马克思主义。

“讲述”只是引用了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多喜二日记的一段：“新的一年终于来了。去年干过些什么呢？T象《复活》里的卡秋莎那样离开了我。思想上，我毅然向马克思主义进展。……”但对“毅然向马克思主义进展”这个核心问题，却根本不去阐述。

从73场起至77场是根据多喜二的《东俱知安之行》写的，但不去注意水泽老人和“我”（多喜二）的关系中最要紧的一点，而完全把它忽视了。剧本只是写到“我”把五元钞票塞进老人的口袋里，以示同情为止。

如果要从《东俱知安之行》来看多喜二自我改造的过程，那么下面这一段叙述才是关键。

象我这样小聪明的人（我不隐瞒，说实话吧。实际上，在这个老人面前，怎么能说谎呢。）究竟有没有和这位老人一样的真挚的心情——从事这样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有眉目、恐怕“需要几代人搞”的运动，并且在这样可能看不到成效，可能谁也不会给自己作出很高“评价”的地方，不惜付出这样大的牺牲搞下去？

——你心想，要象列宁那样“受人崇拜”。

——你只是拚命想当无产阶级运动的“大人物”。

（中间略去一部分）

不许你说，并非如此。你在心里的一个角落里，一味追求着这一点。我就坦白吧——我的确如此。

这里，多喜二暴露出自己灵魂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把它摧垮，然后“毅然向马克思主义进展”。可是，剧本绵绵不绝地叙述多喜二的恋爱，而对这个紧要的一点，却只字不提，完全忽视了。这样，怎么能写得活生生的多喜二的形象呢？

对这一点，“讲述”只是说：“风暴锻炼树木。竞选斗争的经验和‘三·一五’见闻，使多喜二坚强起来了。”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多喜二不是经过飞跃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坚强起来了”。

以小资产阶级人性论观察多喜二的倾向，还表现在对伊藤整、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和多喜二的关系的描写上。

卑鄙的意图

剧本贬低革命作家多喜二，抬高藏原惟人、宫本显治，煞费苦心地把他们相提并论。为此，编造了多喜二访问藏原家，“欢欢喜喜地”、“认真地”、“高兴地”听着藏原讲话的场面。还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是在藏原的指导下写成的。还有多喜二访问宫本显治夫妇的场面。

“讲述”这样说明三者的关系：“失去藏原，是一大损失，但他在狱中的斗争，鼓舞了大家。”“宫本显治在党中央担任着重要的负责工作，他给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能力以极高的评价，帮助他继续开展文学活动。”

恐怕宫本集团就是想说：多喜二是藏原惟人、宫本显治培育起来的！

纵然生前并肩斗争过，但是宫本、藏原他们战后的背叛行为却蹂躏了多喜二的遗志。现在在他们和多喜二之间，除了共同斗争过的一段经历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在每件事情上二者都是互相对立的。

宫本集团大肆利用这个机会，使江口涣、村山知义、壶井繁治、青柳盛雄、手塚英孝等人，和多喜二并排出现在影片里。他们大概以为只要和多喜二并排出现，就能抬高宫本集团的每一个成员的身价。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即使需要举出“反党分子”的名字，也在所不顾了。影片里就提到了平常他们厌恶透顶的“反党分子”中野重治、佐多稻子，甚至让原泉子也登场了。打算装出一副尊重历史的公正的面孔。

我认为这是宫本集团企图“扼杀”多喜二的影片；是利用多喜二的名声，抬高他们自己身价的影片。

正如不能把甲鱼和月亮一样看待，也不能把他们和多喜二相提并论。

不管“讲述员”怎样卖力，不可能使多喜二和官本集团融合起来。剧本本身处处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果剧本忠实于多喜二的作品，那就没有什么毛病。但只要“讲述员”啰嗦起来，就矛盾百出了。这是因为“讲述员”别有用心，他考虑官本集团的利益，远远超过考虑忠实于多喜二。这是多么可鄙啊！

在迎接多喜二诞生七十周年、逝世四十周年的日子里，官本集团演出戏剧、拍摄电影，借纪念之名，再次企图葬送真实的多喜二。电影《小林多喜二》企图塑造一个似是而非的多喜二形象，迷惑革命人民，尤其迷惑青年们。

我们必须普及多喜二文学，创造革命文学，粉碎官本集团的反革命阴谋。

（文耀译）

小林多喜二

(电影剧本)

作者：胜山俊介

载于日修《文化评论》1973年第11期

1 1933年(昭和8年)2月20日下午。

东京,赤坂福吉町的街头。

小林多喜二和今村恒夫在行走。多喜二,戴着化装用的粗架子眼镜,头戴灰色呢帽,身披和服外套。今村,身穿昭和初期的普通西装。

多喜二,在一家颇为讲究的小菜馆门前停下来。今村示意叫他稍等片刻,环视四周后,小心地开门。数名特务警察在里面等候着。多喜二和今村拔腿就跑。

特务警察喊:“站住!”

2 身穿和服的多喜二被特务警察抱住,扭成一团。今村敏捷地跑掉了。特务警察在他背后叫喊:“抓小偷!抓小偷!”

3 今村知道多喜二遇难后毅然返回,在路上和特务警察搏斗。今村本想掩护多喜二脱险,但终于两个人都被按倒在地,用绳子绑了起来。

4 二月，寒风刺骨。卡车把他们两个人带到筑地警察局。到了警察局，特务警察更加粗暴，象对待家畜似地把他们拖下车。

5 警察局，特务警察审讯室。

水谷(特务警察主任):“喂，叫什么名字?”

多喜二:“山野次郎。”

水谷:“真名呢? 真名……啊? 怎么啦，小林!”

多喜二:“不知道。我叫山野次郎。”

水谷:(从抽屉取出照片和画像)“这就是小林多喜二的照片。你还装什么蒜?”

多喜二:“……”

警视厅①特务课长中川成夫，率领着专干拷问的须田巡查部长和山口巡查②走进来。

中川:“喂，小林! 好久不见了。”

多喜二:(对今村)“事到如今，没有办法了。”

今村:“嗯。”

多喜二:“振作精神啊!”

今村:“好!”

须田:“别说大话!”

在中川指挥下，须田、山口、水谷等扑向多喜二；筑地警察局的特务警察扑向今村，把他们拉出去。

6 多喜二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山口用粗手杖，没头没脑地殴打光着身子的多喜二。须田用钉满铁钉的皮鞋狠踩多喜二的大腿。

中川:(奸笑)“别拷打得太厉害。啊?!”(示意再拷打)

① 东京都警察总局。

② 警察官的职称之一。巡查是下级警察官。

须田、山口：“是！”

水谷也参加进去，进行更厉害的严刑拷打。

7 拳打脚踢、倒吊、钉钉子的拷问场面的长镜头。与此重叠，推出片名：

《小林多喜二》

紧接着出现演员表。

8 没有人的拷问室。

多喜二，在地板上死人般地躺着。夕阳，透过铁窗射进来。

静静地传来小林多喜二生前所喜爱的歌曲“堆起死尸——”的旋律，由吉他独奏的变奏曲，逐渐转为男低音独唱。

堆起死尸，
筑成一道道
街垒，
坚信着光辉的
旗帜终将飘扬……

无声无息地躺着的多喜二渐隐，歌手渐现。

此人是贯串全片的重要人物，请务必记住。他不单是歌手或吉他演奏者，而是有关小林多喜二事迹的讲述者。而且，他不仅仅是把故事情节告诉观众的讲述者，也可以说是观众的对话者。因为找不出适当词汇，暂且把他的话，叫做“讲述”吧。

以上声明在先，敬希读者明鉴。

9 讲述：“1933年2月20日。小林多喜二，因在东京筑地警察局遭到严刑拷打，结束了二十九岁零四个月的一生。在他安息着的墓前献上一束小小的、火红的花束，这儿，让他的一生重现银幕，呈献给你。”

讲述者静静地放下吉他，手捧火红的蔷薇花束，走近多喜二。

10 秋田县大馆市郊，国营铁路奥羽干线下川沿车站。

如今，这里是荒村的无人车站。月台上竖着“小林多喜二诞生之地”的纪念碑。白茫茫的积雪中，供着绯红的石竹花束。

大片雪花纷飞。

讲述：“小林多喜二，1903年(明治36年)10月13日，在秋田县北秋田郡下川沿村川口诞生。

“回忆在秋田的农村度过的幼年时代，多喜二在他的作品里是这样描写的……”

以下 11 是长篇小说《转形期的人们》的片断，12、13 选自小品《故乡的面貌》，15—19 选自《十二月二十几号的故事》。画面连续出现，相应的作品名称可叠印(字幕)，在画面下面标出。

11 秋田县北部某荒村农家，黄昏。

父亲从田里干完活回来。他连草鞋也不脱，就躺在门口喘气。与成人后的小林多喜二面貌相似的四岁左右的男孩走过来。

父：“把手放在这儿……”（把男孩的手，放在自己的左胸部）“怎么样？……你看，在扑通扑通地跳吧！”